

复美集

工人出版社

I247.7
1129
3

BL51102

复 苏 集

焦 祖 尧



工 人 出 版 社

280391

复 苏 集

焦祖尧 著

工人出版社出版(北京安外六铺炕)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人民教育出版社印刷厂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毫米 1/32 印张: 13.25 字数: 296,000

1985 年 6 月第 1 版 1985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—18,300册

统一书号: 10007·121 定价: ~~2.22~~ 元

2.23

目 录

长白毛的耗子.....	(1)
复苏.....	(16)
“爱人”.....	(33)
光的追求.....	(51)
凉粉摊上.....	(69)
归来.....	(83)
栽种.....	(103)
一个冬天的早晨.....	(115)
力量.....	(132)
老劳模的牙疼病.....	(148)
温暖.....	(161)
征途上.....	(169)
时间.....	(187)
岗位.....	(206)
阵地.....	(225)
褚三这个人.....	(240)
煤的性格.....	(256)
学步记.....	(272)
在阳光下.....	(291)
资料员老杨.....	(307)
春天在榆树堡.....	(321)
这里是湛蓝的天.....	(345)
后记.....	(421)

长白毛的耗子

东倒西歪的柱子上长着白毛，潮湿阴冷的地方，东西容易霉烂。霉烂味加上铁锈气，还有水腥气，这儿空气的比重肯定较外面要大——反正那气味不仅狠狠往鼻子里钻，而且沉进五脏六腑了。

他吃力地在乱石堆上爬着。这里是采空的古塘。何年何月采空的，不知道。反正父亲在世时曾说过，有一年（那时日本鬼子在煤矿）掌子面透了水，他们曾经逃进这个古塘，在这儿呆了七天七夜。这儿的耗子也是长白毛的，有一尺多长，他们抓来充过饥。和父亲一起避难的还有队长他爹。

队长不一定记起这档子事了。这人颐指气使，就爱在队里一声喊到底。在全队一百二十号人中间，他的意志就是法律，那权威是不容置疑的。八十年代的干部，竟不知道民主为何物！十足的小生产习惯心理，当家长当惯啦。干吗就要别人服从自己，大家应该服从真理嘛。

又一座石山横在面前。这里的顶板曾经大片冒落过，必须翻过这座石山。他吃力地往上爬。

完全是自讨苦吃，他甘愿。这是向队长的封建家长作风挑战。钻古塘不但艰苦，而且危险。上面的石头随时可能掉下来。为什么队长说工作面要搬家就非得搬家？那里还有十五万吨煤没有采出，白白扔掉，不心疼吗？

他们的工作面就在下层。从月初开始，顶板压力越来越大，金属支柱的连接处被压得冒火花，只好再加上木柱。产量

上不去，队长急得嗷嗷叫，从井下叫到井上，在调度室骂娘，嚷着非要搬家，矿上竟然同意了。

他是个小队长，跟班的。和一些老工人研究后，他认为顶板压力不正常，很可能碰到了上层古塘里残留的煤柱，煤柱把上层的压力集中到了下层的工作面，设法渡过这一段，情况就会好起来，搬家是不应该的。

“高调到矸石山上唱去！”队长指着远处的煤矸山说，“生产任务压在我肩上，你倒放轻巧屁！”

他还想婉言陈述自己的意见，队长却硬梆梆把一句能噎死人的话扔过来：

“这队里是你说了算，还是我说了算？咋知道上面就是煤柱？少给我唱‘二人台！’”

身下是冰冷的石头，上面是龇牙裂嘴的顶板。这座石山无论如何要翻过去。找到煤柱就能说明一切。社会主义的矿山，不能容许封建家长式的领导。这不是领导，是统治！

自讨苦吃又怎么样？有时候，就得自己讨点苦来吃吃。公休天是可以看点书打打扑克什么的。和瑞芝一起洗洗衣服也不赖——瑞芝洗，他给过，上下两道工序，连续作业，洗完一大盆衣服，就象耍了一场。看过一出《双推磨》，那种干活真别有滋味。

他今天下来钻古塘，没有给瑞芝打招呼。她知道了，一定会反对；不，反对后还会支持。瑞芝就是他。他就是瑞芝。少年夫妻，心心相印啊！

滴滴答答，头上的顶板在滴水。有几滴落到面颊上，又流进他嘴里，有一点咸涩。这味儿，象瑞芝的眼泪。

今天出来没告诉瑞芝，她不在。她回娘家去了，抱了那个不满月的小东西。

离开石山顶还有老大一截，他坐下来喘息。怎么浑身没劲儿了呢？

埋在手掌里的脑袋怎么抬不起来？

瑞芝不是和他心心相印吗？

爹临死前对他有过嘱咐：“儿啊，从你爷爷起，咱祖辈三代矿工，当矿工，不屈没人；有人瞧不起下窑的，我就咽不下这口气。瑞芝偏要嫁个下窑的，这志气，爹喜欢。好好儿疼她，甬叫人家受制，爹去了，心也宽……”

这话曾叫瑞芝扑簌簌掉眼泪。

她正怀孕。他指着她的肚子说：“咱们的孩子，以后也当矿工，爹在九泉一定高兴。”

她含泪点头，完全是真诚的。

很少有人象他那样疼老婆。不仅是爹的愿望，瑞芝实在叫人疼。她在矿灯房工作，姐妹们都和她亲；井下的傻小子们，在她文静而又端庄的仪态举止面前，都突然变老实了，据说还有点敬畏之感。他们从小窗口接过的不仅是一盏灯，还有亲人的关怀、嘱托和希冀。瑞芝的眼神和言语之中，真有这么东西吗？

他疼她，还带点儿崇拜。这完全和她有个当局长的父亲无关。

他忽然发现，临窗那张桌子的角角棱棱那么刺目！他去商店买了块海绵，把桌子的角角棱棱包起来，免得瑞芝挺着大肚子碰上去，出什么意外……

说瑞芝是贤妻良母型的女人，这不确切。瑞芝有脑子，会思想。他有时回家，说起队里的事，瑞芝对队长的独断专行也很有看法。“大家都应该服从真理。”这话首先出于她的嘴里，

慢声细语的。“真理面前人人平等。职务并不能使真理偏向你一分。”这话也是她的。他分析起家长作风产生的原因，谈到当代生活中反对封建思想残余和小生产心理习惯的迫切、重要，她都表示首肯。他们是和谐的，一致的。他们的生活方式是质朴自然的，他们不赶时髦，却觉得自己非常富有。

灯下，他们一起读书。他思想走神儿，没来由地指着她的肚子说：“我希望，小东西身上会有我的气质，有你的性格。反正，我们的长处都能被他继承，短处扔到一边去！”她羞涩地笑，笑得很幸福。

小东西到底象他呢，还象她呢？他不知道。只有一种朦胧的感觉：大概象他，应该象他。

生活在艰难中行进，但充满了诗意。他的瑞芝就是一首诗，包括她肚子里的小生命……

石山是应该翻过去的，他要去找那堵横亘在古塘里的煤柱。

这是对队长封建家长式领导的冲击！

他又费力地向上爬了。

“叭啦！”什么地方在掉石碴。

石碴也可能掉到他身上。

这里距离井口多么遥远！四周黑古隆冬的。蓝天白云只在另一个世界里存在。没有任何生命，除了他。长白毛的大耗子还有吗？他很希望眼前出现那怪物——感觉到别的生命的存在，他才不会孤寂。

需要心灵和意志的坚强不屈。为了战胜什么，总得付出什么。丢掉十多万吨原煤，国家会心疼的；眼下，他觉得自己冒险的意义还不仅这点。他在向一个什么东西冲击，这东西

摸不到，看不见，但确确实实存在。

要是瑞芝知道他现在在干什么，知道他正置身在一个她无法想象的黑暗世界里……

又是两滴水流进了他的嘴里，又咸又涩……瑞芝的眼泪……

瑞芝怎么会离开他呢？抱着那个不满月的小东西？

简直不可思议！

那是使他灵魂震撼的一幕，他不愿意回忆。

此刻回忆的大门却开了条缝。

难耐的等待！

分娩室门外的走廊里。

浓烈的酒精和来苏儿味。闪来闪去的白大褂。

三个产妇在分娩室里，其中一个是瑞芝。

三个丈夫在门外等候，还有一个老大娘，一个老大爷。他只身一人：母亲去世得比父亲还早；两个哥哥都已成了家，他们有自己的事儿要忙，加上都不在本矿。

据说，从身上分裂出一个小生命，这过程是很痛苦的。瑞芝知道他在门外。他希望能给她一点力量。

他在心里呼喊：“瑞芝，我在这儿！我离你只有几步远！”

一个年轻护士从分娩室里出来。他迎上去：

“同志，五床的产妇——”

“急什么，总会生下来的！”

高跟鞋敲着水泥地，白大褂晃动着，走了。

因为司空见惯，产生了一种职业性的麻木吗？她还没有做过母亲。她总是要做母亲的啊！

高跟鞋的橐橐声很刺耳（怎么病房里还穿硬底高跟鞋呢？

执行制度太不认真了。),鼻子旁边几颗雀斑,也挺刺眼。人与人之间,应该多一点同情,多一点谅解!妇产科的医护人员更应如此!

表出问题了吗?他问旁边的另一个丈夫:“你的表几点了?”

答案和他的表一样。这以前,那两位丈夫也和他“对”过时间。

很可能三只表都出了毛病。

时间仿佛停止了脚步。

“瑞芝,我在你身边。”他又在心里喊道。

是男还是女呢?毫无疑问,会是个男的。据说,如果怀的男孩,肚子尖;瑞芝的肚子是尖的。

两个哥哥都生的女孩。他们都寄希望于他。他寄希望于瑞芝。

只能生一胎。要个男的才好。百分之七十,百分之八十,至少百分之八十五会是男的!

万一是那个百分之十五呢

穿高跟鞋的护士又进去了。

时间在凝固。

“哇!”

从太空里传来的声音吗?

三个丈夫还有两位老人都同时紧张和兴奋起来,不约而同地扑向门口。

高跟鞋推门出来了。

“生啦,男孩,七斤二两。”声音没有感情,公事公办的腔调。

他大概蹦起来了。这声音真好听,那鼻子旁的雀斑也挺

好看。

“五床的？”他追着问。

护士“嗯”了一声，又进去了。

当然是瑞芝的，她进产房是第一个。

以百米赛跑的速度奔到家里，捅火，坐锅，手抖索着打了五个鸡蛋；加白糖，不，要红糖——红糖补血；谁说只能喝米汤，陈腐的经验，没一点儿科学。瑞芝急需营养。

好瑞芝，你吃苦了，你立了大功！男孩，七斤二两，乖乖……叫哥哥们高兴吧，爹妈在九泉下也会高兴的……跑到镜子前照了照，怎么，真的做爸爸了？“爸爸”！是儿子在叫他吗！好儿子，我来了！

奔跑在去医院的路上。瑞芝该饿了。还要和儿子见面。巨大的幸福！幸福归功于瑞芝……

“儿子，爸爸来了！”他心里呼喊，奔进医院大门，心要跳到喉咙口来。

护士从哺乳室里给他抱出了孩子。他想低头亲一亲他，忽然——

他忽然叫了一声。

这孩子是女的！

“错了！”“没错，这就是五床的孩子！”

“那是个男的，七斤二两！”“男孩是四床的！”“五床的，于瑞芝！”“这才是于瑞芝的！”“护士明明告诉我的。”“哪个护士？”“穿紫酱色高跟鞋，鼻子旁有雀斑的。”“她弄错了。”“这不可能！”……

和哺乳室的护士争吵毫无结果。他抱着希望去找助产士。那个瘦小的助产士说，瑞芝确实生的是女孩，她亲手接产的，护士报家门没报清楚。

象肚子里爆炸了一颗炸弹，五脏六腑在燃烧；又象大伏天掉进了冰窟窿，四肢冷得抖索。

不可能！这不可能！绝对不可能！可助产士说得斩钉截铁！

他又在奔跑了，跑出了医院，跑到矿区主干道上。

他没有主意了。他要找人商量，找大哥，再找二哥。一定有人把他的儿子换走了！他不能承认强加于他的现实。

有人一把拉住他，是队长。问他发生了什么事。他前言不搭后语，总算把原委说清楚了。

“这还能行？”队长大喊一声，“断了你赵门的香烟，这官司到天王老子那儿也得打！”

队长在这点上很仗义。他很生出几分感激了。

“跟我去医院，说啥也要把你的儿子抱回来！”不容分说，队长拉住他就走，“倒要看看，这出《狸猫换太子》是咋唱的？”

什么“安静”，什么“不许大声喧哗”，队长可不管这一套，劈古拉嗓地在病房走廊里叫嚷。护士出来了，助产士出来了，一些能下床的病人和产妇也出来了。解释、拉劝都不顶事，队长一人的嗓门就压倒了所有人的声音：

“……医院缺德！……赵家三个儿子，传宗接代就靠这根独苗，……存心要断了赵家的香火！……你医院能让他生两胎，咱好说；要不，这官司没完！……”

千句话并一句说，把那带“鸡鸡”的娃交出来！

他有时清醒，有时却在一片混沌之中。他觉得队长有点过分，总该好好商量，不该大吵大闹；不，队长喊的正是他心里的声音。只能生一胎，女孩；赵门三支，断了香火；对不起爹娘，对不起兄长；女孩不是赵门骨血，怎能把她抱回家去！儿子，我的儿子在哪儿？……

他感激队长。队长是真诚的。他过去常有对队长不敬的

地方，队长也给他穿过小鞋，但这时候，队长却把他的事情当成了自己的事情。队长身上原来也有不少可爱的地方。

眼前发生了什么？队长竟要冲到哺乳室去，找那有“鸡鸡”的！

“干什么？”一声断喝，瘦小的助产士张开双臂，挡在哺乳室门口，“不能进去！”

队长铁塔似的身坯眼看就要压过去，她却毫不退让。

旁边有个病人悄声说，那七斤二两的男孩已经抱回家了，产妇也没有住院，进去白搭。

仿佛油锅里撒了把盐，队长和他都跳起来了：为什么要把刚生下的孩子抱走？

“放屁的脸红，做贼的心虚！”队长喊道，“心里没有鬼，干啥要把孩子抱走？”

“就怕你们这样不讲理的人来胡搅蛮缠。”助产士说。

“你们得了人家多少好处？”队长说，“你们缺德到家了！”

“这事儿非闹清不行！”

是他的声音吗？这么响，他很吃惊。

“事情本来是清楚的，”助产士说，“生了个女的，谁也没法给你变个男的。胡搅也没用！”

“谁胡搅？”他的声音又提高了八度，“还我儿子！”

这次他没为自己的声音吃惊。明明是合伙捣鬼，还说别人胡搅，有这样欺侮人的？儿子就这么丢了？没那么便宜事！

“把儿子交出来！……儿子，我生的，……我家瑞芝生的……”他既急又气，有点语无伦次了，嗓音也有点嘶哑，还带点哭声。

“这人想儿子想疯了。”旁边有人说。

他好象听到了这句话，好象又没有听到，心里只有一个念

头：现在是关键时刻，绝对后退不得，要不，儿子真会成了人家的，赵门三支就要断香火了！

他拉过一张长条椅子，往走廊当间一坐。意思是：不还给我儿子，绝不罢休！

这叫静坐？叫示威？他没想过，没有经过大脑中枢神经。没招之中就来这一招吧！

“还愣着干啥？”队长朝他吼道，“到住院处查一查，哪个单位的，咱找上门去。这官司说啥也要打到底！”

不由分说，队长蒲扇般的大手，推着他就走。

“站住！”病房门口出现了瑞芝，她靠在墙上，脸色苍白，喘了几口气，才说，“孩子生下来，护士给我看过，是女的！”

他觉得天旋地转。

这是最后的判决。判决却是瑞芝作出的。

和医院已没有任何交道可打。

不是失望，是绝望。

.....

瑞芝出院后就回了娘家，她打电话叫弟弟来接的。

他总觉得谜还没有完全解开。高跟鞋明明说瑞芝生的是男孩。那男孩又匆匆忙忙被人抱走，产妇连院都不住。瑞芝那样说，莫非是不愿使医院为难？她的心肠出格地好，这谁都知道。

他在送饭时曾几次问过瑞芝，瑞芝一言不发；问急了，就默默流泪，一串串.....

如今她走了，带着那个女儿！他去接她，她不回，甚至不愿见他。

是怕他伤心，还是他伤了她的心？

终于爬上了石山，“山巅”和顶板之间只有一条缝，还得爬着过去。

用矿灯照了照，灯光所及的地方，仍然没有发现煤柱。

他统共往前爬了不到五十公尺，按下层工作面的位置，那堵煤柱还在前面。

已经爬到了这里，后退是不行的，必须继续向前。

下来干什么呢？就为了证明队长的错误指挥？冲击一下队长身上的家长作风？

为了得到那个儿子，队长真心实意为他着急，为他出过力；在儿子问题上，队长和他完全一致。现在，他却瞒了队长，下来爬古塘。

“家长作风是个什么东西呢？小生产的心理和习惯，说到底，是封建主义的残余。”

他们曾经在灯下讨论过，他的见解瑞芝十分赞同。

“家庭是构成社会的细胞。”他说。

漫长的岁月。落后的农业大国。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。家庭既是生产单位，又是消费单位。种粮食自己吃，种棉花自己穿，种油料自己榨油。有的地方自己熬盐，火镰就能取火，火柴也不用买，……交换很少。这样的家庭里，家长有绝对的权威。他是这个王国里的统治者。

采煤队不是一个王国，队长却习惯当家长。

好象有一个白色的东西从眼前闪过，是那长白毛的耗子吗？在这阴冷黑暗的古塘里，它们用什么来充饥呢？它们怎么能绵延下来？

耗子的绵延，人的绵延……

他和瑞芝响应只生一个孩子的号召。

计划生育很难搞。这原因，他和瑞芝讨论过。传统观念

还是来源于那个既是生产单位又是消费单位的家庭。那个家庭里，最宝贵的是劳动力，所以要多子多孙。作为劳力，自然要男的不要女的，传宗接代也要男的，“养儿防老，积谷防饥”，于是重男轻女……

追本溯源，一切都清清楚楚。

他和瑞芝不愿做传统观念的俘虏，他们是头脑清醒的新一代。他们赞成优生学，同意只生一胎。

但是瑞芝流眼泪了，一串串。在他的跟前，这是第一次。

终于爬完了“山巅”，下面是坡谷。

一块石头踩翻了，从坡上滚落下去，在阴森森的古塘里激起回响。

煤柱在哪儿？矿灯光所及的地方还是看不见。但他相信一定会在前面出现。

头顶上还在滴水，是石头缝里渗出来的。水和空气一样，无孔不入；还有些东西也是无孔不入的。

女孩到底是不是瑞芝生的呢？当他火急火燎地问瑞芝时，她为什么不说话？为什么默默流泪？

是因为男孩已被人抱走，争吵已无济于事，又不愿使医院为难，所以才承认女孩是自己生的吗？

不！不会！不可能！瑞芝心眼再好，也不会容忍这种荒唐的、丑恶的事情存在，吃了无法形容的大亏，默默流眼泪，这不是她的性格！

那么，是自己的行为伤害了她！

突然，象脖子里掉了块冰，他浑身激颤了一下。

这想法，前几天曾经出现过，但他不愿承认。

现在，这想法却如此强烈，他无法甩掉它。

原来，今天下来爬古塘，就想在一个特殊的环境里，一个不枉他顾的环境里，甩掉那可怕的念头！

分明是自己伤害了瑞芝。她是个母亲。她生了个女孩。他在医院里的表现，充分说明了他对这个女孩的态度，也说明了他对她这个母亲的态度。

祖国啊母亲！大地啊母亲！党啊母亲！为什么这些神圣的名字都和母亲相连着？为什么襁褓中的孩子发出第一个声音就是“妈妈”？

没有母亲，便没有人类，没有世界，自然也没有他。然而，他却在亵渎一个母亲，不愿承认那女儿（她将来也要做母亲）是他的骨肉！因为这个小生命要走进他的家庭，他失望得丧失理智，痛苦得几乎发疯……

这就是那个自认为和传统观念决裂了的 he 吗？

这不是他，是另一个人，一个他既熟悉而又陌生的人。

好象又看到了一团白糊糊的东西，飘过去，象幽灵……

“冰块”还在一个个掉进脖子里去，他激颤不已。

仿佛有人在哈哈大笑，是队长。

“就是找到了煤柱又怎样？”队长说，“别人的事儿，自然好说，说起来也有水平；碰上了自己的事儿呢？哈哈，跟我搬家去吧！”

“不！不！不！”他在心里发出三声急促的叫喊。

“不”什么呢？他不同意工作面搬家？他不承认这就是他自己？他根本没想到会伤害瑞芝？他不能用那样的态度去对待那个小的生命？……

“哈哈！”“哈哈！”笑声仿佛从四周的黑暗里传来，由远而近。

他发疯似地向前爬去。手掌上划破的地方在流血。